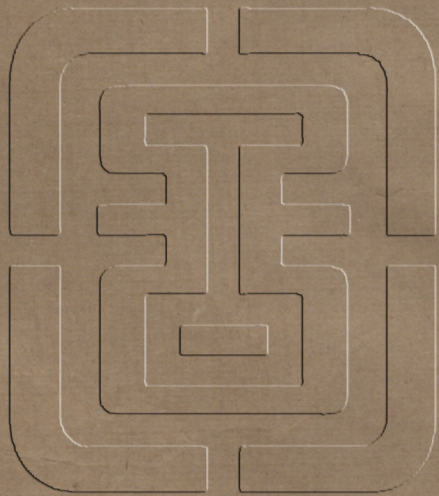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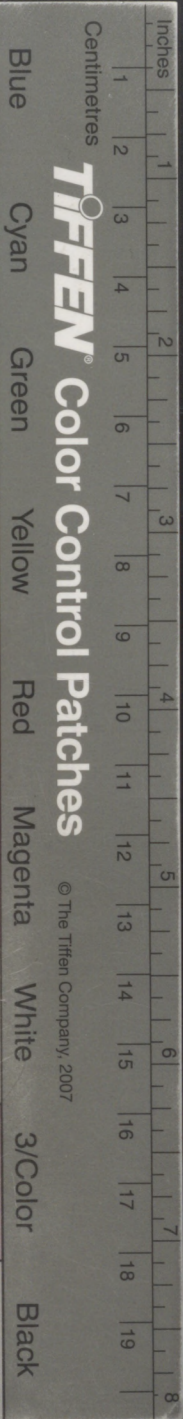


2022



國朝文類

六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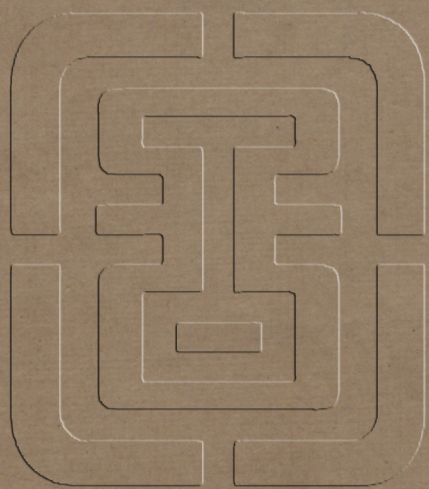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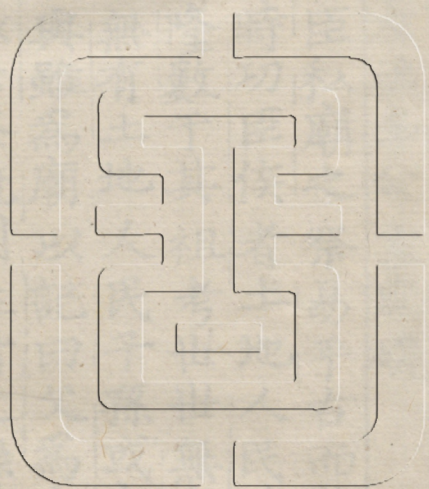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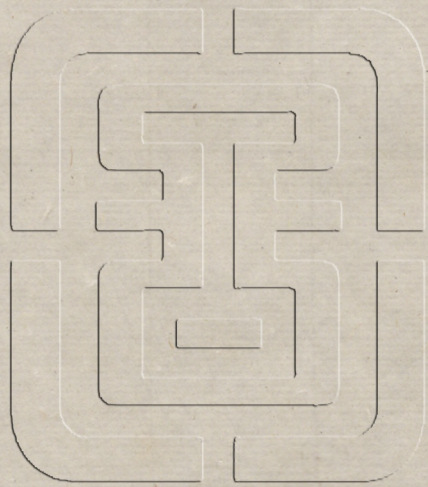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  
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  
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  
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徃徃  
不能為廟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  
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



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

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

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為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瓊為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瓊繫闔門獄中瓊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

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荊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淞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榮軍下隆興禽熊飛

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昷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覲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

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  
滔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  
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  
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俎廟以端  
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  
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  
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  
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  
焚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  
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

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  
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  
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切陞者  
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  
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  
至易子以糴為發廩賑之所活為口亡慮十萬計  
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  
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  
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  
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斂衆議不果

盛夏軍士疾作張潦嘗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樂弩矢射公貫膝負  
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  
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嗚呼其  
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  
晉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  
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  
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  
銜哀摧慟屢絕且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  
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  
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  
也計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  
見夢太夫人曰兇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  
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  
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哭服喪嗚呼死而精  
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  
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  
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蠶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

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寢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陸陸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蠹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闔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海無波廐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



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溜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  
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  
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兩避來  
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  
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鬪比死冠纓不顛  
裏轄馬革踐迹文淵維昔馮時皂纛有翩迺今還  
歸粉篆丹旂北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  
其本黼宸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  
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寶其實似有嚴作廟  
邊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溜維漢維江維

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哉我太史  
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  
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  
將移師取宋乃摠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  
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  
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  
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  
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

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

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

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閱其病重煩以政

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

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

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

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

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

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

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  
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  
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  
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  
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  
保定云

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  
壇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  
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旣帳於忠武忠武曰汝

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  
然壇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  
致死生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  
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  
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  
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  
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死降兩賊將壇龔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  
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專

兵民之權故也。以此問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幼，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徵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殫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

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友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兩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

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

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隄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

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伏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驢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槩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

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

使約降宋主宋主勿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旣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旨宋主旣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昞與弟廣王昺南奔旣立昞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

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陞辭奏曰  
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  
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  
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  
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  
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  
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  
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孺未息延命海渚奉辭遠征無所事於衣帶  
也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

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劔名甲聽  
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曰又諭之曰劔汝副也有不  
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  
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  
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  
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  
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  
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  
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  
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



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  
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  
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  
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  
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  
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  
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  
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  
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

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  
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  
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  
錫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  
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此面二月癸未  
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  
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  
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巖崖山潮至必亟  
適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  
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

宋人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東繼之王命  
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  
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後動者死敵矢傳我舟  
如蟻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  
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  
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  
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  
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  
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  
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

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  
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  
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  
為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  
為之出南征時賜劔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  
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  
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  
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  
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

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為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為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

為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辦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溥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馬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

國朝文獻卷第三十一  
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  
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巨  
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  
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  
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  
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  
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  
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  
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  
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

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  
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  
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側  
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  
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  
其竒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  
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  
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  
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  
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

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  
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  
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  
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  
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特  
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  
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  
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  
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

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粵是  
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徃行息百萬我師不  
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  
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  
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  
旨豐王乃扣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  
上方畧報不踰辰徃臨厥都雷駭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  
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

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湏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  
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扶瘡排炎廓為清夷膠舟于  
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訖爰紀橫槩賦詩波濤  
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鱣功名則有壽位弗遠榮  
隨哀興業以父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鳥佩圭  
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  
于於赫

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  
降在側孰是不顧求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

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焮蒿浮  
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為  
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頡頏我  
藝黍稷亦有稻杭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笱簫鏡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與  
及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來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  
知其它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豪髮臨軒待  
之命邁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  
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嗣統車塵徐徐亦  
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享于 帝衷以世師  
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斃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  
臣孛蘭孛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  
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  
太祖武皇帝當贊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柰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  
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

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  
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  
言又以訓諸皇子者

世祖聖德神功蓋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  
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  
極為太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  
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

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  
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  
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  
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  
萃衆智驅群雄謀而闢之擲沐風雨露處暴衣審  
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  
事至殷也矧我

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僭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  
國之社稷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  
風之振林槁非囿夫祝臬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  
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



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  
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  
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東干  
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  
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  
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  
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  
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  
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  
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莽闐之沙漠自崑崙四年

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凜  
裹鞞瘵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勤有  
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  
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  
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  
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  
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  
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  
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

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 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

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尊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

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 先皇之開醮祠者  
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  
以 先皇成命從事是

世祖獨未究者

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  
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  
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矣  
陛下嗑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  
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  
之以寶冠薦之以王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

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若孫與雲  
仍其來亡極者爲 陛下祈求永萬年當何如也  
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勳平下土旣奠南  
邦西陲未疆廼鼓廼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  
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  
飛之騁确确其艱孰灼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  
黃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  
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  
至言身國之本維 帝乎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子

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  
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  
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倖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  
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  
曰不然

太祖皇之矧我

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

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

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  
廟穹臣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

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  
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  
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允弦  
王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  
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  
請于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福  
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

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  
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顯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  
維之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  
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  
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  
學士劉恣書徵士蕭軒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  
焉詞垣之巨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寔繇  
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  
而言曰在昔

憲廟大封宗室以

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  
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  
至長安營于素漣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  
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  
其人出故老望之貽目怵心齋咨嘖嘖以爲有國  
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  
時捷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如于隴于涼于蜀  
于羌諸侯王郡牧番首星羅棊錯於是間者靡不  
輿金籠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磳竭履如恐于

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祖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即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官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爲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

稽諸地志寔漢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畧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蓋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

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驛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  
恒遠之宮而弗遑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  
外以擇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  
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徃聖於冥冥主考妣亦  
與薦焉為寧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  
何枚是數媿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  
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燧學  
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即是忠勤而孝  
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  
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為嶽寔王封內嶽祠

之門揭為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  
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  
上下靜供之脩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  
為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  
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  
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為時寺願指  
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畧畔八  
稔成績巋然都城勅建遺則帝師京師時寺門楣  
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

餘必王見及 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為磐石宗以固  
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

先帝立極親裸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

成宗既祔廟矣而惟 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

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

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為  
子遠之為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  
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群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  
荒險阻踐踰躬擐甲冑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  
皇曾考妣 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 皇考太后之厚澤深  
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  
佛乘上為徃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  
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己  
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鑿輅親巡胥地所宜于  
都城南不雜闐闐得是吉卜勅行工曹覽其外垣



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  
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  
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跌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  
金爲席臺及跌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  
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棖  
題枕桷藻繪丹碧綠飾皆金不可貲筭楹檻衡縱  
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  
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  
廷爲行宇屬之後殿庫廡庖漏井井有條所置隆禧

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  
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  
或旬浹其急其成爲如何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  
正月八日大慶<sup>慶</sup>扶具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  
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  
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  
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  
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  
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

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勅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  
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  
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  
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  
竟鬼猶思沛 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

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  
輿留居者半以故 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  
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矧建大剎位置行列  
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  
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

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憚曰畢  
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遂載拜稽首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  
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曾不  
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警人之身王  
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  
維昔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  
頑又假相臣汝徃敦匠易衣寒暑飢俟汝餉于茲  
三年大立細指垂欲落之而陞配天  
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勅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勅為前古  
有是而其所無 兩聖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  
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  
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

皇帝為 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

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 大帝建極當至元

乙酉方廿有八年 裕祖陟天在疚熒熒茹荼與

蓼上以慰安 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

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為

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

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

飭官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

智晦明以藏其用 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

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

順考陟方又二年 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於

地急變秋也徐為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

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  
為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  
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  
今皇上焉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  
撫之食焉而羹息焉而膾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  
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  
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盡獻  
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  
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為殿三楹事佛  
妥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

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

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  
殄殲大慝清宮以待

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  
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  
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  
未出閣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為天下報乃  
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為殿七楹後  
為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

甃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  
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  
會市爲列肆月收儼贏寺湏是資大抵撫擬  
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陞祀  
之崇題窠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  
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官帑旣其落  
止淨供之脩薦福冥冥或者

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  
隲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  
今皇握黃圖以負丹宸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

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 裕聖一世而  
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鑿  
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  
數千卷博大闡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  
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勤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  
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  
瞻劇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繫其嚴伊誰考斯帝宮  
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

無極上以命詞臣臣鉅夫謹按

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勳有分地約世婚而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

世祖

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兒尚帝季女囊加真公主未幾陞府爲路十四年帖木兒北征有大勳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貞元年封濟寧王主爲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瑛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

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瑛不剌魯王逮今嗣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爲之傳以輔之爲之群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刺氏維古塗山有娥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庋度經之室樓碑之亭金碧焜華焚燎宏密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必出乎已一夫一役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

裕聖報德是求惟我 裕聖為烈無競  
大帝選征儲帝虛正時我

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  
位界據其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  
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  
平大業今繼始為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  
下為以天下為誰專 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  
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 皇上之  
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

上即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刺吉封皇姊大長公主  
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之日主謂王曰應  
昌有土肇自

太祖皇帝成於

世祖 裕皇而 順宗皇帝今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自出

上篤親睦之誼承 成宗 武宗淳叙之志以有今

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佛寺于  
宮之東曰報恩盍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示

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  
乘宜 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  
數贊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歎盛哉臣鉅  
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 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刺忠武洸洸佐定  
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寔生昭睿相  
我 世皇光天之下德盛仁彊應昌旣邦魯國是  
王貳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  
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  
于 祖宗洎我 聖母澤濬恩隆何以報之佛法

是崇廼集群材廼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  
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  
列屋周阿丹題藻枕電轉星羅彤雲承雷翠霧凝  
柯天花夕兩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扇和寒松  
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盤石其宗礪  
山帶河 聖母萬年 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楠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  
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  
慎舊章建置靡違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  
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  
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  
貢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繇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  
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  
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  
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湏以  
成化俗徹蒙繄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  
爲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粵惟 皇祖置  
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  
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今上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  
天神合一朕罔敢有替迷修聖明將於是有人在  
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  
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  
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

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  
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  
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桶竊以爲天  
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  
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慾由  
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至於摩盪輻輳生死  
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  
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  
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  
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

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群動  
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桶  
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續綴  
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  
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  
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  
專固則求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  
群生厥性有恆驕鷲忿鬪失常是行沉昵昏惑執

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做善本性初爲明爲靜  
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  
悟真慧永證魏煌華嚴窮玠極瑰龍伏藻井雲疑  
瑤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耄穉畢觀心掉膽摧相  
既未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  
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  
嗟展飾殊妙錫福非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  
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  
萬卜年刻銘堅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  
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  
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  
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訖於杭州授太中  
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尚書王  
士弘徃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  
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  
以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響應御史  
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

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廼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鐘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床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

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為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闕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  
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  
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  
之成上以承祖宗之鴻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  
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圯或敷彛則廻瞻明哲是保是  
翼俾久而安弗邇以述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

吉土此惟與宅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  
在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  
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  
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  
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  
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慧  
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浴  
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珠貝金壁凡

爲汝故我施無惜無留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  
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  
赫一誠報恩有求無斃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三  
碑文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  
縣也負險弗庭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  
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  
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  
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  
十月過大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

瀘所過望風欵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  
傳其都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智  
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  
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  
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  
以徇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  
大將兀良合解經畧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  
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  
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  
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

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  
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  
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  
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

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  
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徃陋非神  
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  
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求瞻仰於事爲宜中書  
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燾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烏虜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倦倦以光昭今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爲之騷動

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哉矣

臣事

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



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  
陬水駛山嵩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  
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鷲繫誰之恩聖祖神孫武  
烈文謨湔祓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  
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點蒼蒼蒼禹迹堯  
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  
耄倪視此勿忘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閻復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寧三公得人鼎

祚以隆蓋力莫競於柱天勲莫高於靖亂忠莫大  
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月呂魯公自乃祖  
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間猶星之有台  
山之有嶽歟公阿爾刺人小字玉昔迨至貴顯寵  
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孛端  
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  
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里之好祖博爾木贈  
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  
父孛藥解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謚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廣平王家分地故以

封之武忠志意沉雄善戰知兵

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履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出無徃弗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初要規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徃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既交約畢命勝敵無或退步武忠繫馬於腰蹠而引滿方寸不離故處太祖推其膽勇嘗漬圍於怯列

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

雪張毳裘以翳及旦雪深數尺龍顏弗霑武忠植立通夕足跡宛然不移顛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韜重則御勒已還卧憇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夫人蔑里乞真不廢丘嫂禮皇子察哈解出鎮西域有旨從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音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武忠旣老以病薨太祖悼痛如喪所親初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

戰所中途護視不啻如己子長率父兵襲爵萬夫  
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  
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  
有輪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鰲奠九土柱天之力競  
矣貞憲王月呂魯公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  
際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

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厖厚解御  
服銀貂以賜國朝重天宮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未幾拜  
御史大夫江南旣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

路爲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  
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  
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  
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公事上遇下一  
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  
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

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  
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  
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  
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

首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  
頽餘燼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  
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衆大斲首長遁去  
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  
黑龍江徑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  
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  
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  
平靖亂之勲偉矣詔憫其勞賜內府七寶冠帶以  
旌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抗海二十  
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

稟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  
右三十年

今上皇帝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

裕考所佩儲闈舊璽詔從之鼎湖上仙公奉鑾馭  
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  
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  
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旣有所歸王爲宗盟之  
長奚俟而弗言王處曰

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  
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

民共戴之誠成 先皇付託之意扶日之忠至矣  
上即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尚方玉帶寶服還鎮  
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 兩宮錫宴酬酢  
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蒙賜侍宴  
之服曰只孫昭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  
自餘奇珍秘寶賞賚弗可殫紀還鎮有期不幸遽  
疾以十一月十八日薨於賜第之正寢兩木冰者  
連日春秋五十有四 上聞之震悼不已敕有司  
給喪賻贈有加剝香木為棺錮以金銀北葬於怯  
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

依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  
追封廣平王謚曰貞憲祖妣蔑里乞真妣完顏氏  
及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真  
先卒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成奉先述繼  
之美子男三人曰木刺忽曰脫隣曰禿土哈女三  
人曰失鄰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  
丞長壽曰不蘭弓適宣政使蒼失蠻之子泉府少  
卿不列禿曰班真在室木刺忽年未及冠詔選  
皇彌甥女都馬妻之仍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  
弟禿赤為御史大夫九年春有詔為公植碑通達

載揚丕績事下翰林爲文臣復竊惟伊尹相湯伊  
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伋嗣封大國載在方冊  
以爲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世載德師垣萃於一  
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佐宜無少讓以之  
勒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作銘不獨表異  
渥於宗臣尚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肇基天挺神武祝栗驥龍崆峒嘯虎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矯矯武忠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  
禦侮力竭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勲伐繼樹命  
佐商周德符伊呂鰲斷立極鷹揚啓土元祚如天

忠力可柱顯允貞憲事予

世祖網振烏臺望崇紫府冠起東藩天戈奮舉公  
在前鋒氣盈一鼓敢以虜憂遺之君父駕至中途  
公已退虜一

帝所孽燼復然餘勇再

賈威乘破竹欺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天語  
勞公賞錫繁糶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鎮朔方殫  
歷虎旅日贊重明龍飛九五乃冠台躔乃執圭珪  
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  
城遽傳相杵當宁盡傷行路悽楚褒德賞功恩洽  
施普績紀金石家聯簪組咨爾後人無替成矩泰

山如礪黃河如縷爵以求傳焜燿千古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元明善

粵若稽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滅  
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  
金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渾曰博兒  
朱曰木華里及即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  
故朝廷議功選德必首三家馬臣謹按忠武王諱  
月赤察兒姓許慎氏曾大父即博兒渾也自  
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

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為第一千戶後封  
於洪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鐵  
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  
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為懋薨  
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  
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失  
烈門王之父也恒鎮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溝  
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石氏金宰相女也

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王之父薨誓不  
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資貌英偉望  
之如神

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聞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  
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  
矣即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奉  
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  
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  
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

而遲其官可代線真為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  
兼領尚膳院光祿寺二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  
上討反者于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  
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  
後之今勅賊逆命敢禦天戈 陛下憐臣賜臣一  
戰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

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勲大矣卿以為安童  
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  
橐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  
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二十七年桑



葛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已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答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葛黃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磴別墅賞其清彊桑葛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畬丁溪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刺合孫

答刺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年上以王佐命

元勲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摧茲薦賢遷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

成宗皇帝登極制曰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謀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甘麻刺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

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謀臯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

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

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反再闕丹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爲允旣遣始以事聞上曰公深識機宜旣而馬兀合刺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

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

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秃滿鐵木兒察忽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武宗入踐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荐立武功朕嘉賴焉察八兒女燕鐵木兒帝室之胤今以妻公賜公以世祖宴幙成宗御輦及幙人樂工海東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秃苦滅本

懷携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欵徹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旣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構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王旣移軍察八兒秃苦滅欲奔欵徹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寧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

清謚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又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瞻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母替所服四年王入朝

今上皇帝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于大都私第之正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

皇太后賻鈔二萬五千貫上敕少府以香木爲棺給驛馬百送葬北地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

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太常臣請謚忠武宰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抹開公主宗王幹赤孫女也也遜真公主宗王塔察兒孫女魯王脫脫女兄也燕鐵木兒公主既察八兒女也赤鄰別速氏千戶玉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刺兒氏忽都台扎刺兒氏右丞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王夫人子男七人曰塔刺海夫人赤隣所生端良剛毅有古大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將軍左都威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

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  
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遷知樞密院事

武宗即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

裕宗皇帝

裕聖皇后爲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  
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  
嘗學樞密宣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薛及  
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救曰  
卿元勲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

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  
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已利人謂臣  
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  
上悅而允六月拜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  
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  
脩國史師保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  
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  
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  
懷來以疾薨贈智威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  
柱國追封淇陽王諡輝武夫人朔思蠻公主宗王

察帶孫女也。也里干公主宗王失禿兒女齊王八不沙女兄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淇陽王夫人。曰馬刺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為木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  
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効節於大敵。臣着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太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澤公主宗王月魯女也。梭兒合公主宗王幹羅思女也。完跟丁宣徽使怯烈女也。曰：似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時，裕聖皇后命侍。

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今上淵潛時領府中四怯薛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日求賜者多矣。臣願還田。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嘗開府兼尚服。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大師兼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尚服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我公之輔朕克蕪克謹，小心範物，今旌德錄功。爵公為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

領事多恒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 上曰公  
辭之良 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白文豹二年  
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錄軍國重事五月左  
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  
分忠武王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  
五段 上曰特賜大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  
醴賞何可滂沛臣家准奏十月 上命為尚書省  
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所諧乞請新  
命 上悅其誠聽焉 今上之初詔曰公輔 先帝  
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怯薛皇慶

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  
司夫人八藍答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送禿  
兒也不干抹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  
曰奴刺丁並也遜真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伯都庶  
出女七人曰也遜真為千戶怯薛夫人曰蒙哥為  
魯王爰牙赤妃曰闊闊失為宗王小薛妃曰校台  
為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朱適曰寶奴為  
宗王徹徹禿妃孫男五人曰鐵木兒也不干丞相子  
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奏大夫通政使  
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塔著

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  
曰八迭兒為宗王沙刺班妃曰奴只罕為親王朔思  
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為越王阿刺荅夫里妃曰卯兒  
罕曰班丹俱幼曾孫一人朶烈不花鐵木兒也不  
干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  
故淇陽忠武王其視故廣平七月兒魯為之建碑都  
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  
事珪書丹翰林學士貫篆額臣既受命懼不克  
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斂衽而論  
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迩畏威懷德者蓋許

慎氏與有力焉惟許慎氏五世六王六太師始終  
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為父  
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為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  
宜乎男婚帝族女媿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巖  
巖焉曄曄焉世有令臣蓋將與天朝胥慶于億萬  
年臣不敏敢稽首而為之銘詞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維聖創業賢臣興之維家開  
國孝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  
太祖實啓帝圖桓桓淇王為帝前驅淇王子孫四  
世惟肖猗忠武王克忠克孝爰稽忠武始事



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親猶股肱親猶腹心我  
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臣肆其欺姦廷爭面指  
群罪不瞞舉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為良  
弼 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北有  
金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往督師衣  
食予士毋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  
投戈自縛執迷執敵敵人有言昔也狂醒使我盜  
兵蒙與天爭 天子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為  
天氓 帝曰公功進爵為王旅力尚強永清我疆驅  
馬來朝告我 今皇一疾不起兩宮震傷飾終既備

登嗣之良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皆王女女皆王  
妃古亦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武純烈烈  
大勲與日同曜淇陽真封子孫世紹忠武神靈從  
帝遊天勒詩貞石垂美萬年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

閻復

大德九年秋七月詔謚故駙馬高唐王閻里吉思  
為高唐忠獻王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  
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為高唐王妃祖駙馬孛  
要合為高唐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  
為齊國大長公主父駙馬愛不花為高唐武襄王

妣皇姑月烈為齊國大長公主忠獻王前尚皇姊  
忽荅的美寶追封齊國大長公主繼尚皇女愛失  
里追封齊國公主從介弟高唐王木忽難請也恭  
承卹典命府屬王元舉狀先世勲德謁銘麗牲之  
碑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鴈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  
汪古部人世為部長亡金塹山為界以限南北忠  
武王一軍阨其衝

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  
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忠武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汝能為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忠武素料

太祖智勇終成大事決意歸之部衆或有異議忠  
武不從即遣麾下將禿里必荅恩賚酒六盞送卓  
忽難於

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

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  
亂性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  
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寶監之且約同征帶陽  
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天兵下中原  
忠武為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為疇昔異議所  
害長子不顏昔班死焉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

之偕猶子鎮國夜遯至界垣門已閉許於守者縱垣以登逃難雲中

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暇治也雲中既下詔求王妃二子得獲賜卹孤嫠甚渥鎮國至封北平王握金印武毅自齟齬

太祖携征西域還年十七鎮國已卒繼封北平王尚齊國大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荅鎮國之子聶古解亦封北平王尚

睿宗皇帝女獨木干公主畧地江淮歿於戎事詔以興州戶民千計給葬其戶至今隸王府齊國大

長公主明慧有智畧 祖宗征伐四出嘗攝留務軍國大政率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鞠育之恩不啻已出子男三人長君不花仲武襄王季拙里不花君不花尚

定宗皇帝長女葉里迷失公主從

憲宗皇帝伐宋至釣魚山宋人堅壁不下我師環攻宋卒乘壁而詬傍有坐而張蓋者以謂弧矢莫我及也君不花素善鞭箭射之以顛遂拔其壘三子曰囊加解曰丘隣察曰安童丘隣察尚宗王阿

直吉女回鶻公主國朝之制凡宗室之女皆稱公主武襄雖貴爲帝壻摠戎日多家居日少中統初釁起闕牆敗叛將闊不花於按檀火爾歡獲其屬鎮海濟南之役環城當南面寇數出南門禦以勁兵輒復內竄以至授首還率所部從大軍伐叛西北敗叛王之黨撒里蠻於孔吉烈數日之間會戰凡七俘獲甚衆撒里蠻尋復來歸拙里不花鎮雲南而卒子火思丹尚宗王小羅出女竹忽真公主武襄所尚齊國大長公主

世祖皇帝季女也生四子長忠獻王次也先海迷

失早世次阿里八斛耽嗜儒術尚宗王完澤女奴倫公主今高唐王尚宗王兀魯解女葉絲干真公主早卒再尚宗王柰刺不花女阿實禿忽魯公主女三人必扎匣爲皇兄晉王妃葉里彎爲宗王按攤不花妃忽都魯爲河間王也未干妃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騎千餘併行旬日追及之時天盛暑將戰北風大起衆請勿戰王曰盛暑得風天贊我也策馬以先大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十三  
敗敵軍殺掠殆盡叛王以十餘騎竄是役也王身  
中三矢一矛斷其鬚凱旋詔賞黃金二鎰白金千  
鎰 聖上御極之初特頒金印封高唐王駙馬封  
王蓋自王家始王以西北未庭請徃征之詔初不  
允請至再三方許之將行誓曰邊塵不清義不旋  
轡大德改元夏四月與敵遇於伯牙思或謂俟大  
軍畢至戰未晚也王曰丈夫爲國死敵奚以衆爲  
於是鼓噪而進大破敵軍殺傷甚衆擒將卒百餘  
人以獻詔嘉其勇果賜以  
先皇所御貂裘寶鞍繒錦七百介冑兵器有差二

年秋諸王將帥會于邊共籌邊事咸謂徃歲敵無  
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候騎至者甚  
寡所謂鷲鳥將擊必匿其形兵備不可弛也衆不  
以爲然王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彼衆我寡  
三戰三却之王乘勝追奔逐北深入險地後騎莫  
繼不虞馬傷而仆至陷敵域敵初待以壻禮數欲  
誘降應對之際皆效忠保節之語又欲妻之以女  
曰吾不覩 皇太后慈顏非

聖上面命不敢爲壻卒不能奪其志上憫王陷敵  
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蓋臣曰阿昔思徃在

戎陣嘗濟王於險衆推其可用乃遣使敵一見王  
於稠人中首問兩宮萬安次問嗣子安否語未竟  
輒爲左右所蔽翌日遣還王竟以不屈而終嗚呼  
昔忠武以一旅之衆經綸草昧去僞歸真繼以北  
平父子武襄昆仲被堅執銳畢命邊陲以死勤事  
至王凡四世矣蓋王平生潛心聖學綱常之分了  
然於胸中知義重於生故臨難無苟免可謂無忝  
爾祖矣至於世締國姻奕葉封王河山帶礪子孫  
世爵聖朝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初王之北也  
世子王安甫脫襁褓詔以其弟朮忽難才識英偉

授以金印玉帶海東白鶻封高唐王襲爵之後恪  
守父祖成業撫民御衆境內乂安時齊國公主卒  
已久凡王之珎服祕玩悉令謹厚者掌之以需世  
子成立又慨兄死節及先德闇而弗彰俾元舉走  
京師列其事以聞光荷封謚之號其孝友敦睦雖  
儒素承家有不迨焉嗚呼賢哉銘曰

大祖聖武握乾綱風飛雷厲起朔方忠武華胄踵  
後唐疆界南北司壕隍有國西北名帶陽射日之  
弧期共張告以僞謀吞厥疆孤忠竟爲寇所戕  
帝聞其死久盡傷世姻汝締寵渥彰鎮國金鈕何煒

煌武毅繼踵服王章子復尚主歿戎行一門三將  
迨武襄東殄海寇斧其吭北禦邊釁平閱牆偉哉  
高唐忠獻王外孫衍慶疏天潢帝姬再降惠澤滂  
尊師重道興郡庠俗衽金草北方強禮義一變齊  
魯鄉英風勁氣直以剛捐軀報國分所當千載烈  
日橫秋霜河山誓爵奕葉昌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三

